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游吟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646945

10位ISBN编号：7500646941

出版时间：2002-1-1

出版社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作者：王以培

页数：6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书籍目录

- 引子
- 第一部 转场
 - 第一章
 - 第二章
 - 第三章
 - 第四章
- 第二部分 灰狗
 - 第一章
 - 第二章
 - 第三章
 - 第四章
- 第三部 忘忧
 - 第一章
 - 第二章
 - 第三章
 - 第四章
 - 第五章

《游吟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强推第一部《转场》
- 2、看完了其中的《转场》。与其说看的是这本书，不如说是在延着作者的心灵旅途前行着。这是一个何其浪漫而又真诚的人，深深的打动了我，让我陶醉
- 3、在路上.....
- 4、不喜欢。
- 5、大段的描写有些平有些闷，点缀着几句旅行的思考，还是挺不错的。
- 6、我最喜欢的游记之一

- 1、《转场》（~95、96年）让我真正接触西藏而且是第一次西藏之行指南；读完《灰狗》（~2002）我就来美国了；至于欧洲，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未知的下一站。
- 2、我热爱旅行，也热爱读书。所以，对于这本我最喜欢的游记，我自己的任何评论都比不上让大家直接去读作者的文字。关于旅行，王以培写道：“出门长见识不是为了猎奇，没有奇迹的地方正是生活本身。”“深夜，人都走了，我还坐在他们刚才唱歌的地方喝酒，我想把自己灌醉，在醉的时候，又可以听见刚才的歌。街灯依旧明亮，我暗暗庆幸自己来到昆明。昆明，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今天说来就来了，西双版纳，那么诱人的原始森林，我明天说去就去了。多数人之所以没来也不去，只因路途太远，太艰苦。其实生活也是这样，如此自由、美好、富于创造性的新生活，我想过就过上了，而很多人没过上，只因他们被世俗缠住了手脚，他们老觉得自己有什么，怕丢了，可马克思说：‘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，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。’”他是这样写西藏的：“青藏高原不是任何概念，任何人都不配对它下任何结论。它是天葬的地方，它使人的灵魂和肉体一同升天；也是塔葬、水葬、土葬的地方，灵魂在这里可以随处安息，因为这里的土地就是天空，生活就是信仰。在这里，虔诚的智者全都跪下，让膝盖和高原长在一起，深受触摸星光。”在纳木错，他写道：“云在天空飘移，草地忽明忽暗，河水还在静静地流淌。我一个人坐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写日记，真想把眼前的一切留在文字，把我留在西藏。”在拉萨：“和拉萨相比，其他地方的白天就像夜晚一样，到了拉萨，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阳光。”在日喀则：“一路上，日喀则一片漆黑，没有一盏灯，而星空突然降落，风中的大树上生出璀璨的宝石。我走进黑空，再次重新认识宇宙——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，原来一直生活在误解之中。”“在夜晚的青藏高原上，我重新认识了星光，大大小小、高低错落的星群从厚厚的云层里浮现，不停上生、坠落，脚下的青藏高原静静地生长。我隐隐感觉到自己正在接近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秘的光芒。”关于青海：“可以肯定地说，青海不是牧歌，不是田园诗。比牧歌更荒凉，比田园诗更凝重，只有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她，而这些青海湖的儿女去都想离开她，他们忍受不了她的荒凉和贫困。但无论如何，青海湖毕竟是青海湖，我的梦在这里被砍倒一个又长出十个！”在塔尔寺：“站在山上，可以看见整个塔尔寺：灰蒙蒙的天空下面，土黄色的屋顶生出片片青苔和一簇簇青草。鸽子在佛塔和平房之间飞绕，发出‘咕咕’的叫声，不悲不喜，亦悲亦喜。”在去贵州的火车上：“窗外的夜黑沉沉的，列车已进入贵州，正经过两山之间一道悬空的桥梁，桥下的夜展开一片深海，列车如履薄冰。”在云贵高原的红土地：“红土地上的斜阳从身后照过来，进入我的身体，我渐渐明亮起来。背后的树正暗暗开花结果，生命在这里发生了转变。”王以培是谁？人民大学的一老师。《转场》一书是他年轻时在云贵、西藏和新疆旅行的游记。为什么叫《转场》？“每年春夏之交，雪山草地间的牧民都牵着骆驼，赶着羊群，迁居到山上芳草鲜美的地方。这是牧民的转场。世纪之交，总有一些寻梦人，远离城市，行走天涯，在荒漠与森林之间徘徊；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艰难跋涉。”怎么能买到这本书？这本书的单行本比较难买到了，不过这本书被收录了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王以培的游记合集《游吟》里，相对来说这本书会比较容易买到。合集中包括了另两本他在美国和欧洲旅行的游记。2006年2月23日于广州14楼<http://huiyu.folo.cn/blogview.asp?logID=313>
- 3、上个月一个疏忽，不小心把手机丢了。原来的号码补了回来，但最大的遗憾是再也找不到王以培先生的电话了。上个月的另一个疏忽，是因为嫌弃参差不齐，把从小学到大学的笔记放到了废纸堆里，不巧被卖掉。而其中就有王以培先生那几十课时的笔记。王以培先生是我大学的外国文学老师，确切地说，是外国文学老师中的一位，记不清是在大三还是大四的第一学期，接替另外一位老教师，来给我们这些新闻系不安分的学生讲课。我清晰地记得老教师在自己最后一堂课结束时介绍道：他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。当时想，这大概是老教师自己不教课的一个托词吧。而在一周后同样的周五早晨，我们没逃课的学生在上课铃声响起时，见到一位个头儿中上、戴着黑框眼镜、大约30多岁正当年的老师走了进来（似乎还穿着风衣？至少在我印象中，他是穿浅色风衣、深色毛衣的形象）。他，就是王以培先生。记不清他的课是从哪里切入的了，但我知道很快——确切地说是开口不足10分钟的时间，就吸引我全神贯注来聆听。他讲起话来很富有感情，头稍稍向上扬起，有点自我陶醉，又把这种感受用诵诗般的声音包着平实而不失优雅语句表达出来，却不让人感到丝毫做作。显然，他是容易自我沉浸的人，并有一种吸引力让和者也随之沉浸到他的世界，体味他心灵的感受。传教士——他总让我想起这样一个词汇，虽然我从来不知道传教士到底是什么，但我觉得传教士就是给人这样感受的人。当然，仅凭讲述的情绪是不足以动人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讲的内容更要精彩。他对法语很精通

，也曾去过法兰西，而与后来的多数“海龟”相比，他更像20世纪初那些留学者，对本土有着深入骨髓的认知，不曾因为外国的种种精彩而迷失，反倒增添了对传统精华的热爱。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学书法、看戏曲、听评书的人来说，外国很多东西越纯粹就越难以接受，因为我能明显感受到两种文化、两种思维的冲突，所以本以为越被称好的外国文学及其老师，越与我格格不入。但王老师很快就证明我错了。他很早就打动我的一点，就是他对中国文学的深情——他对语言文字的尊重与爱惜，犹如对刚出生的圣婴，不能容忍恶俗地篡改我们的千锤百炼的语言。在他眼中，语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，古老的成语、诗句都是承载了历史、经过了遴选的上品，而现在这些文字却被广告、网络用谐音、别字等方式玷污着，这会严重影响对下一代的教育、毁掉中华文明。他曾用他并不优美但横平竖直、颇为敦厚的字在黑板上写下“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“你看，这句诗写出来就是一幅画，你能从中看到有鸟、有草、还有水。”这是他在讲，古代四大文明为什么只有汉字传承到了今天，因为汉字是象形文字，而那些拼音文字最终都消亡了。还有一次，他恭恭敬敬在黑板上写下一个“亭”字，好像还因为写得不够满意而擦掉重写了一次，他说，这个字就像一个立在这里的亭子，我才发现，确实有尖尖的顶，大大的檐，和撑起大“帽子”的立柱。在他看来，汉字简化后的图像色彩已经少了很多，也不见得更好：简体的阴、阳两个字，小孩多难分清，而繁体字的差别就要大得多（陰、陽）。尽管后来他再说哪个汉字是什么画面，话题并不觉得新鲜，但每次都让人觉得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收获，也许是我们对我们的文字太缺乏理解了，以至于这些基本的显而易见的内容也需要有人来指点。王老师给我们讲课是在2000年前后，恰逢互联网潮正热，国外新兴概念不断被引入，网络传播的力量初步显现。然而，他最不愿看到毫无含义的音译词汇，也不能接受夹杂英文词汇的话语。“比如中央处理器，为什么非叫CPU？还有Internet，完全可以说互联网。”似乎他还举了日本的语言为例，日本就是把很多概念音译了过去，冒出很多新词汇，他觉得很不好。他真的说到了点子上，我在那前后跑过一段时间的信息技术新闻，在我看来，所谓信息技术界人士当时最爱搬弄这些时髦的引入词汇，弄得大家半懂不懂的，以显示自己的高明。其实，通过很好的意译，能够很直观地讲出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，对普及新知识大有裨益。远了不讲，脍炙人口的“魂断蓝桥”就是最好例证，不知道直译片名中那拗口的大桥名字，是不是真的影响这部经典之作在中国的推广？正是深深受到了他的影响，我尽量净化我的语言和文字，能说复制不说拷贝，能说再见不说白白。至少，这是对创造语言的先人的一种尊敬。而那些以夹杂英文词汇显示自己留过洋或者学过英文的人，即便不从恶意方面推测，我至少觉得他们要么是中文太差，要么是脑子短路了。中国是文明古国，法国也是文化大国。法国人对本国文明的推崇为世界所称道——虽然有时有点自负。游历过法国，他对文化有了一层独特的领悟：文化是建立在其发源的土地之上的，比如绘画，多瑙河的波光粼粼要用油画才能最好地展现光影的变化，而江南的风景如烟与水墨画最为般配。什么样的水土孕育什么样的艺术，以后我几次把这个理论讲给身边的人，总让他们深感钦佩。其实，我只不过是在搬弄他思想的成果而已。不过，由此我倒是明白了，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很难出现优秀的诗人、杰出的艺术，在这样高楼林立、喧闹疲惫的城市里，也许真的只有快餐才能赶得上匆忙的节奏，只有声嘶力竭的歌声才能宣泄情绪，只有直白赤裸的表述因为没人能静心体味含蓄其中的深情。王老师最让我难忘的一点，是他对世界名著的讲述。名著谁没看过？从小学到中学，我们的语文老师都会推荐一本本大部头的世界名著让学生阅读，但又有哪位老师告诉过学生应该如何读、去领会什么呢？真的很少。以至于我这样的人读这些文学作品，基本就是看故事了。而王以培是一位能拿着厚厚的世界名著、翻开其中一页仔细讲标点之精彩的人。记得他就这样给我们讲过《大尉的女儿》，讲主人公遇到普巴乔夫那段场景的描写，讲译者连一个逗号都翻译得到位，而这也体现着作者的文学功底，讲作者如何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对人品正直的肯定，以及对当时起义军的认识与理解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一部作品无论在讲什么时候的事情，都反映出作者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心态，都是一段历史的再现，是精神层面的复原，这甚至比史书记录更加真实。如果说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个宝库，他是一位告诉我们如何寻宝的指路人，为我开启了和世界大师交流的通途。从他的讲述中，我完全找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不曾发现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我可以了解有历史，和主人公对话，体会作者的感情，看到往昔的社会环境。以前，我很喜欢屠格涅夫的《贵族之家》，读到后半部时头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欲罢不能。在王老师讲解文学作品的阅读后，我带着他给我的探照灯重读这部作品，发现了很多错过的角落，我看到了人性，看到了制度，看到了细腻的感受，甚至看到了教育的差异。屠格涅夫不再是为我写了一段感伤的故事，而是在为我讲述那个时期那群人的生活。王老师法语很棒，是法国兰波作品的译者，我相信他一定很喜欢兰波——一个吸毒、同性恋的文学神童。他曾经赞叹迪卡普里奥演艺的兰波远胜于他出演的《泰坦尼克》。他也很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文学作品。他曾经

说过，一位朋友牵线让他和一位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者见面，以为他们一定可以有不少共同语言，结果他发现对方的兴趣是在秦可卿的身世，根本不在意贾宝玉佩戴的那块玉的含义与价值——在王老师看来，那块玉才是凝结了作者最多要表述的内容，是整部作品的精髓所在。于是两人不欢而散。尽管当前是一个文学八卦的年代，但我相信什么是滑稽的小丑，什么是严谨的学问人，会在今后有个正确的认定。其实文字、文学只是载体，透过文字、文学以及对其的领悟，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精神世界。在王老师的每一堂课中，我都感受到一个孜孜不倦的追求者的力量，他在追求真理，追求本原，追求善与美，追求精神的高尚。我总爱屏住呼吸，高抬起头，聆听他的讲述，让心灵随之畅游在纯净的世界。以前，我总以为我是一个喜爱金钱的人，是一个手里拿着人民币就觉得暖和的女葛朗台，他的出现突然唤起了我脑海中一直沉睡的部分，那是精神层面的追求，是一种天生向上的力量。平庸的生活就像地心引力，让我的心垂下，而每周王老师的课就是把心拉起的过程，他轻拂落在上面的尘土，拉着你的手脱离红尘，浮上云霄让你看到自己的真实与本源，而不是被别人加盖了层层装饰、你扮演的角色。当宗教、信仰在生活中缺失的时候，这样的力量何其可贵！而正是这样的体验，这样对自我的重新认识，深深影响了我不久后的工作选择，并由此改变了我今后生活的道路。能够给予别人这样力量的人，一定自身有着很高的境界。我想王以培老师就是如此，虽然并非很了解他。我知道，他有孩子般的纯真与执著，更有宽阔的胸怀和积极向上的心态。在现在复杂多变的世界，只有前者只能成为处处碰壁的可怜虫，同时拥有后者才能真正发出感人的魅力。他曾经讲到他出行钱花光时卖唱筹资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正是一个融合这两者而放着光彩的人站在路边的形象。他对学生开放而倾注感情，批阅作业都使用铅笔，因为不愿破坏我们的所谓作品。我同屋一个同学并不爱学习，枯燥乏味的课时常要逃，但因为听他讲到《黑暗中的舞者》——当时公映不久的一部电影，开始对这门课感兴趣。而在很多人看来，大部分文学工作者都对电影嗤之以鼻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证券类的媒体，因此曾经给过他一本和他风马牛不相及的《证券**周刊》，他欣然接受并真诚地说：“我回去好好学习一下。”而在此之前，我刚刚满怀热情地把杂志给过一位青年经济学者，他看过后告诉我他是做理论研究的，用不着这种市场化的东西。言外之意就是铜臭味太足，而其实证券市场恰恰就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。对比两者全然不同的表现，我一下领悟了什么是境界的不同。在我毕业后一年多，曾经有幸又见到王以培老师，好像是通过邮件联系上的。由于我在东二环，离他西三旗的家很远，他专门跑到人大对面请我喝咖啡。当时他头发蓬蓬的，说自己刚回到北京，没准会被学校开除。原来，他在地养病时偷偷溜出了医院，跑到长江沿岸去采风了。这些地方都是三峡大坝建成后将被淹没的县城，在他看来，政府能将居民迁到两岸的山上，但这些地区的风土民情、民俗文化会随着一场水淹之灾而永远消失，即便在新地复制那些所谓的景观也无济于事。所以，他忍着病痛跑去抢救这些文化遗产，能留下一点是一点。他不断听当地老百姓讲各种各样的故事，记录老人满肚子的传说，最后不巧被警察怀疑、查证，由于无法证明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只能告诉他们自己是人民大学的老师，公安局向学校打了电话，而他偷偷采风的事情也就暴露了。尽管麻烦缠身，他似乎并不介意，反而关注到我提及的全国人大对三峡大坝修建的议案如何几起几落。在这样一位乐观者、建设者的面前，我再一次感受到他的力量。我想起我给《贵族之家》的读书笔记起的题目是《洗涤心灵的感伤》，而他，正是一位洗涤心灵的导师。*****王以培：一座“城”的拯救者——网络上的王以培，及他的文字（建议有兴趣的话读读他的文）网络的力量是巨大的，我在百度搜索里输入“王以培”，发现他已因为他的三峡笔记成为名人。他把因三峡大坝而淹没的所有地区用一个典型代表“白帝城”来称呼，而他则被誉为“一座‘城’的拯救者”（中国青年报《王以培：一座“城”的拯救者》<http://news.ruc.edu.cn/040107/article/05-10/15326.htm>）。他对三峡的记录包括上百万字的笔记、两万多张照片，这些最终集结为4本关于三峡的书：《三峡记忆》、《白帝城》、《水位139米》、《新田白水溪》。他举起的大旗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，有不少关于这些书的评论，尤其是后面2本。在他的书受到好评后，不少媒体因此访问他，而关于他的报道也出现在人大新闻网上。而我在人大校内的论坛上，同样搜索到了他开除风波前后学生发的如何留下王老师的讨论贴。也有不少人和我一样，愿意讲述他们遇到的王以培，这些包括和我一样听过他的课的人大校友（《王以培的白帝城》<http://www.52blog.net/user2/71761/archives/2005/464424.shtml>），也包括一些有名气的人——网络名人菜青虫与他交情甚好，并在自己的网站上放了他2000年及以前的作品（《游吟诗人王以培》<http://home.donews.com/donews/article/2/20128.html>）；作家张广天是他的老友，甚至连离婚的事情也找他询问（张广天自传《我的无产阶级生活》连载之第十一章<http://ent.sina.com.cn/h/2003-07-24/1815176042.html>）。而他的第一部诗集的出版则得益于歌手刘欢的支

援。和绿野各位一样，王以培老师喜欢旅行，他写的游记被一些驴友极为推崇。有什么比文字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呢？所以，在此我愿意摘录只言片语，如果大家喜欢，可以自己在找书来看：“出门长见识不是为了猎奇，没有奇迹的地方正是生活本身。”“深夜，人都走了，我还坐在他们刚才唱歌的地方喝酒，我想把自己灌醉，在醉的时候，又可以听见刚才的歌。街灯依旧明亮，我暗暗庆幸自己来到昆明。昆明，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今天说来就来了，西双版纳，那么诱人的原始森林，我明天说去就去了。多数人之所以没来也不去，只因路途太远，太艰苦。其实生活也是这样，如此自由、美好、富于创造性的新生活，我想过就过上了，而很多人没过上，只因他们被世俗缠住了手脚，他们老觉得自己有什么，怕丢了，可马克思说：‘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，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。’”“青藏高原不是任何概念，任何人都不配对它下任何结论。它是天葬的地方，它使人的灵魂和肉体一同升天；也是塔葬、水葬、土葬的地方，灵魂在这里可以随处安息，因为这里的土地就是天空，生活就是信仰。在这里，虔诚的智者全都跪下，让膝盖和高原长在一起，深受触摸星光。”“一路上，日喀则一片漆黑，没有一盏灯，而星空突然降落，风中的大树上生出璀璨的宝石。我走进黑空，再次重新认识宇宙——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，原来一直生活在误解之中。”“在夜晚的青藏高原上，我重新认识了星光，大小、高低错落的星群从厚厚的云层里浮现，不停上生、坠落，脚下的青藏高原静静地生长。我隐隐感觉到自己正在接近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秘的光芒。”……与汉字同行——《游吟》后记 <http://bj3.netsh.com/bbs/85672/4/2598.html> 下面是关于他比较早的一个简介，收录了很多他的早期作品，列在这里可以当个索引。也许看到《大钟亭》的名字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会在黑板上写那个“亭”字了。可惜的是，我用我笨拙的写作怎能讲述一个他这样精彩的人？幸而有诸多与他相知的朋友在不断记录，完善和修正。希望我充满遗憾的文字，能引起同路人的些许共鸣。王以培简介 1963年11月生于南京。1983—1990年先后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本科、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，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教师。曾开设“欧美文学史”、“西方文化精神”、“中西文化比较”等课程。1995年曾获得首届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文科类第一。曾参加80年代新文化运动，创办国际关系学院诗刊《紫光》。1990年起开始在中国西部各省及欧美旅行，“游吟”十年。长篇旅行记《游吟》近期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已出版书目：诗集《这一夜发生了什么》（作家出版社，1994）；旅行记《转场》、《灰狗》（东方出版社1995、1998）；学术专著《基督与解脱》（作家出版社1997）；长篇小说《守灵》（鹭江出版社1998）；译著《潜水衣与蝴蝶》（作家出版社，与何欣合译，1998）；散文诗集《寺庙里的语言》（东方出版社1998）；长篇小说《在美国当“枪手”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）；译著《兰波作品全集》（东方出版社，2000）；长篇小说《大钟亭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）。1998年被《中国图书商报》评为全国十大新锐作者之一。目前继续在人民大学教书育人，并从事创作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111.com